

不一样

□山峰

疫情中的小区“两套班子”

□阿紫

疫情对于我家影响非常直观。妻子睡觉常被打扰，因此也导致我睡眠质量下降。有时凌晨一两点、有时清晨五六点，睡得正香，妻子的手机铃声突然就响了。给她打电话的都是业主，有的咨询外地返回需要什么手续；有的问错过了昨晚的集中核酸检测，还能不能去上班。

“有关最新防疫政策，您应该去问社区网格员……”妻子虽然情绪不太好，但还是会调整好语调、语速，耐心地告诉业主，网格员和物业管家分工不同。

放下电话，妻子很无奈。这两年多来，虽然一再“科普”，但还是有不少业主一再找错人。这些业主大多是中青年，学历也不低，何以理解力这么差？妻子一度怀疑他们是“克莱登大学”毕业的。后来渐渐明白了，他们并非拎不清，而是觉得自己交了物业费，有问题找物业管家天经地义。他们并没有交钱给居委会，觉得老打扰网格员不太好意思。

“可他们都是纳税人，居委会经费来自财政拨款，作为有文化的人，不可能捋不清这个关系吧？”得知了他们的想法，妻子有了新的不解。这个不解，初中毕业的保洁阿姨给她解答了。直接将钱交到你手里，和拐了几个弯到你这儿，感觉总归是不一样的。

“网格员也不容易啊！”已经很久没睡好的妻子，心疼起了网格员。因为那些业主挂了电话，马上就会打给网格员。

其实本该找物业的事，却去找居委会的，也不少。通常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，他们总觉得社区干部是公家的人，靠得住；物业公司是私人老板开的，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
妻子他们和网格员原本没有什么往来，彼此很陌生。两年多抗疫下来，渐渐成了朋友。作为管家，物业公司与业主平日交往并不少，也揽下了不少事。比如每次小区做集中核酸检测，物业和社区人员会积极主动、同心协力一起上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不少居民更加模糊了两者界限，觉得有事找谁都一样。

“既然都这么熟了，你每天向网格员了解一下最新政策，有人打电话问你，你直接告诉人家不就完了？省得吵了两个人的瞌睡。”我向妻子建议。妻子说这是馊主意，别的事可以互相帮忙，涉及政策、规定，必须分清宣讲权、解释权。万一转述出了错，公司肯定要处分她。而且转述最容易因为个人理解差异发生偏差，说不定就耽误了业主的事。

哈哈哈，对于普通老百姓，小区“两套班子”还是难以分清啊。

不知从那天起，我注意到了门口捡垃圾的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六十多岁，很脏，更显得破落。有好几次，我从家里出来时，看到那个老人正翻弄着我家的那个大垃圾桶。

下班回家，我和在厨房忙碌着的母亲说起了这事。母亲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很轻描淡写的，像是早就知道了似的。我说：“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老太太看上去好脏啊。”母亲有些漫不经心：“是吗？我知道了。”我讨了个没趣，也去忙自己的事了。

真是讨厌什么就碰上什么。我出门时，又看到了老太太，还是在翻着那个垃圾桶。我特意在那里多站了几秒，老太太察觉到了身后的人，忙停住，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神情显得有些慌乱。我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

那天，我在家休息，母亲打扫房间，理出来一大堆的废旧报纸。看我闲着，母亲指挥我说：“去，把这些废旧报纸都扔外面的垃圾桶去。”我看那些报纸，起码得有个十几二十斤吧，说：“妈，这扔掉是不是太可惜了，要不卖掉吧。”“也卖不了几个钱，就扔了吧。”我说好吧。印象中，母亲可难得这么大方的啊。

又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看到母亲正拿着十几个空塑料桶，直接往垃圾桶

里扔。那些以前都是装牛奶用的。我很诧异地问：“妈，你怎么扔掉了呢，不是说留着卖钱的吗？”母亲是说过的，这桶很硬实，要5毛一个呢。母亲一愣，转而笑了：“哦，瞧我老糊涂的，我是忘了。”

我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妈，你不会是想让那个老太太来捡吧？”母亲没说话，没说话就是默认了。

“妈，你想帮她，哪用那么麻烦啊，我有办法。”母亲说：“什么办法？”我笑笑，摸出了十几枚一块钱的硬币，放进一个透明的保鲜袋扎好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母亲不语。

隔天的一大早，门铃被摁响。母亲去买菜了，不在家。我躺在床上，不想去开，门铃就一直在响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穿好衣服去开门，竟是那捡垃圾的老太太，手里拿着的，正是被我扔进垃圾桶的那袋硬币。老太太说，这是你们扔错的吧，还给你。我刚想说什么，老太太把那袋硬币放在门口，转身就走了。

母亲买菜回来，听我说了经过，告诉我：“你知道吗？你扔东西和扔钱是不一样的。扔东西是你丢掉的，扔钱是你的施舍。老太太知道，你是故意把那些钱币扔进垃圾桶的。退一步说，即使是我们真的不小心扔错了，老太太也不会拿这钱。”

我是不是不应该小看任何一个人。

“大女主”没那么好当

□刘亚华

去年春天，我碰到多年不见的同学艳子，她得知我每天写稿辛苦不说、还挣不到多少钱，于是对我说：“你呀，那么累干什么？挣钱是男人的事，女人要好好享受生活的。你想想，你这么累，穿也没穿好、吃也没吃好，面膜都舍不得每天贴一张，死了也不值呀。”我看着她光鲜的样子，再瞅瞅自己，黄脸婆一样的惨状，也觉得亏欠了自己。

艳子和我读书时便是好朋友。她懂得保养，舍得给自己花钱，每天除了打牌就是找人闲聊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我羡慕她，又因为找寻到丢失了多年的朋友而兴奋不已，不由得想跟她亲近几分，艳子也很高兴，推心置腹地和我商量着如何改变。

她首先带我去买衣服，几百上千块一件的衣服，原来我只看看不敢试，但艳子一怂恿，我也装着轻松的样子刷着银行卡，尽管我心里还有点心疼钱，面膜、日霜、晚霜、眼霜大瓶小瓶搬回家，还特意在艳子的指导下美容店办了一张贵宾卡。除了保养外，艳子还教我打麻将、跳舞、泡吧。自从和艳子重逢后，我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开始丰富多彩起来。

这样坚持了半年，我的朋友越来越多、穿衣也越来越像街上人，可我发现灵感渐渐地消失了，下笔生涩，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。我的银行卡里储备资金越来越少，有时候还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。更要命的是，老公怨我不顾家、孩子怨我不管她。是啊，我好像不是先前那个小女人了，但我好像也没有变成那种为自己而活的女强人、“大女主”。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，茫然极了。艳子在一帮朋友聚会中，说她成功地把我训练成和她一样懂得享受生活的人，我听着听着，却觉得有些心酸。

我这才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，还是从前安静的、为梦想而写的生活，那时虽然挣不到多少钱，可我平静而满足。

我又每天清早五点起床，码字看书；周末带孩子去图书馆，或是陪老公看场电影，或是一家人做顿美食。这回，我确确实实觉得生活简单而充实、幸福而快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找回了自己在文字中获得的自信。我知道，我在写作这条路上走得很孤单，但哪怕只能看到所向往的彼岸，我走的时候也充满了勇气和希望。

这次我亲身体会到了，有些生活并不适合我；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那才是幸福的源泉。生活中，我们会因为一些诱惑短暂地丢失自己，不要紧，一点一点找回来。

和婆婆思想“同步”

□星闪儿

看综艺节目，某男星带着妻子去见婆婆，妻子穿着街上常见的破洞短裤，不料引起婆婆不满，说她穿破洞短裤来婆家不礼貌。网上很多人指责婆婆思想守旧、管得太多，而且这样对待儿媳本身也是不礼貌的，还有网友说，遇到这样的婆婆她不会再去看婆家第二次。

看后不禁莞尔，在婆媳相处中，婆婆介意儿媳的穿搭，其实算不上矛盾，即便是亲生的，妈妈看不惯女儿穿衣风格的也大有人在。

我同事小A是个时髦人儿，年轻时衣着打扮都很赶潮流。记得那时刚流行染头发，她就染了个金黄色，一上班把我们都惊着了。后来，看习惯了，觉得金黄色很配她的肤色和发型，小A又会穿搭，衣服也与发色和谐，为她的颜值加分不少。

后来小A谈了恋爱，两人感情进展很快，谈了一段时间后，男方要带小A见父母。我们建议小A提前做做功课，问一下男友他父母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。其实我们是侧面敲打小A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，若对方父母思想比较保守一些，她第一次登门，就该适当注意，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穿衣风格。

小A领悟了我们的苦心，为去男友家，还特意将头发染成了深棕色，穿得也很淑女，果然给公婆留下了好印象。两人结婚后，小A便开始放飞自我了，一次回婆婆家，她“原形毕露”，穿着吊带短裙，头发还挑染了几缕绿色。

后来小A告诉我们，一进门，婆婆就瞅着她看了半天，尽量委婉地说：“你这打扮在我们这儿不合适，让街坊邻居笑话。”小A一听，立马黑脸，噘嘴道：“妈，我跟您衣品完全一致。但您儿子老嫌弃我土气，还说我才20多岁，看上去和中年大妈一样，我这发型是他领我去发廊做的，这衣服也是他给我买的，我今天故意穿来让您瞧瞧，让您狠狠批评他一顿，看他日后还敢不敢嫌弃我。”

婆婆见儿媳这么乖巧，态度也反转了，说了儿子几句，然后转头劝小A：“嫌你土气是他不对，但你这样打扮，还真是漂亮了不少。在大城市这样的打扮不算出风头，咱们这儿落后、闲言碎语多，你平时穿穿不要紧，上班还是小心点。”

见婆婆思想上升到了新高度，小A忍不住偷乐。她也悄悄给婆婆买了几身时髦的衣服，让老公送给婆婆，就是说他俩买来孝敬老妈的。婆婆虽然嘴上说穿不出门，但每次去亲戚家喝喜酒都穿上，逢人便吐槽儿子儿媳把她打扮成唱戏的了，其实心里高兴得很。

小A把婆婆打扮成时髦大妈，婆婆的思想也渐渐向她靠拢，小A给婆婆“洗脑”成功。

小A说她不仅在穿衣打扮上用了此计，生活中很多的婆媳分歧，她都会假装和婆婆同步，将矛盾转移到婆婆和老公之间，因为同样一件事情，亲母子处理起来便会容易很多。

我也有启发，家庭里的事情不要刻板看待，能笑着解决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加剧矛盾。对婆婆，适当哄哄，难办的事让老公出头，尽量干戈化玉帛。